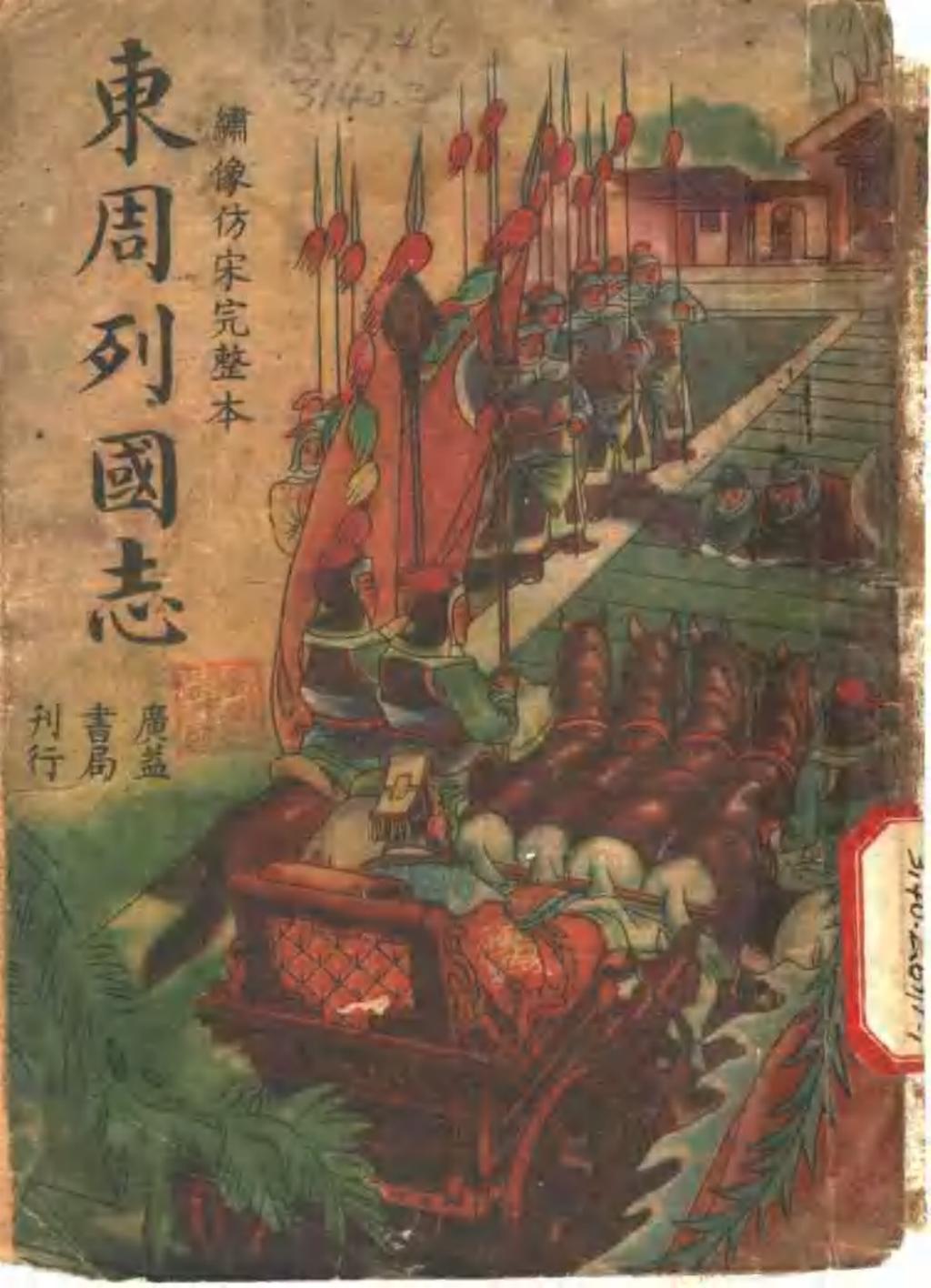


東周列國志

繪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序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上浣南匯朱太忙謹識

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捏出，即如三國志，最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內。列國志却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

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見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功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

列國志原是特爲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於平王，多事始于桓王，而本書却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亂，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却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亦先兆於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敍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樹尋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却不是敍事之書，便算是敍事之書，却不是敍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牽強也。列國志一書，大率是華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氏史記籀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固是雜採衆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會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毫，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却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周室卜世千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共主，不至遽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可通。

正不外偏江一處講。

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讓多出兩個實至，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據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莫相維制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有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周列國還是遺物好奇，故作此特筆，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必紛紛強爲說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却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效，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浮濶，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學問。

譬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即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相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設盟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吞并爲事，這便是世變大端中之一小變了。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更多行詭計了。子弟於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裨官者。

晉文用兵，詭譎卻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正是怪他不得若不然，便是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衆，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唯有列國志中，却無禮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况又益之以戰國若干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不枉讀了此本裨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多端，即專家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求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唯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足有益子弟不少。稽古用兵專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却於裨官得之，豈不奇絕。

金聖嘵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渠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實舉。

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跡不過數千百件從無此列國志中人物舉跡之至多極廣者蓋其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人勢不得不極多非比他書出於撮湊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却無神佛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却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恍惚附會處未可以爲信史。

列國志中篡弑之禍甚多其臣爲亂臣子爲賊子罪不容誅自不消說然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黎勘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却當以此垂戒爲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憚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責子臣便是凡爲君父便可恣肆爲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

且予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於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生之令悖於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不成反連性命都斷送了又貽國家以覆亂之禍其事非利害本自顯然却以私心所溺遂棄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枚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獨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契君心遂得到位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寧戚百里奚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撻只好困窮草澤沉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之令人浩嘆。

戰國是游士之世，其游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自出眼力分別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寧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夫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才。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就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佚，喪心孽理之書。」愚子弟，看了引他狂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爭足以爲勸懲，足以爲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媟，誇美奸豪。此則先生所謂其人可誣。其書可燒，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真所謂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者。又何嫌於駭濟淫佚，喪心孽理也哉？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言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即不報之於身，子孫也終久逃不過。這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書亦譯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都是實事，則其勸懲爲更切也。

列國志中，餘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占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列國志中，謬誤尤多。在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爲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占，却作齊公子南臣使人占之，此類甚多，不能編及也。



周幽王

褒姒





管仲
齊桓公

晉文公

魯桓公

四





宋襄公

鄭武公

四

楚莊王

吳王夫差





伍子胥

大戎主

⑧





秦穆公

㊂

繪圖東周列國志目次

卷一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褒人贖罪獻美女	一
第二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二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三
第四回 諱號公周鄭交質	四
第五回 衛石碏大義滅親	五
第六回 公孫閱爭車射考叔	六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七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八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九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撈兵	十
第十五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十一
第十四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十二
第十五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十三
雍大夫計殺無知	十四
魯莊公出獵遇鬼	十五
魯莊公乾時大戰	十六
衛侯朔抗王入國	十七
齊襄公出獵遇鬼	十八
魯莊公乾時大戰	十九
齊襄公出獵遇鬼	二十
衛侯朔抗王入國	二十一
齊襄公出獵遇鬼	二十二
衛侯朔抗王入國	二十三
齊襄公出獵遇鬼	二十四
衛侯朔抗王入國	二十五
杜大夫化厲鳴冤	二六
幽王烽火戲諸侯	二七
周平王東遷洛邑	二八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九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〇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三一
公子翬獻詔賊隱公	三二
敗戎師鄭忽辭婚	三三
祝聃射周王中肩	三四
鄭祭仲殺媯逐主	三四
高渠彌乘間易君	四五
鄭子亹君臣爲戮	五三
衛宣公築臺納媳	五六
魯桓公夫婦如齊	六四
衛侯朔抗王入國	七四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宋國納賂誅長萬
曹沫手劍劫齊侯
擒傅環厲公復國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管夷吾智辨俞兒
公子友兩定魯君
衛懿公好鶴亡國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智荀息假途滅虢
歌扊扅百里認妻
驪姬巧計殺申生

戰長勺曹刿敗齊

楚王杯酒虜息姬

桓公舉火醉甯戚

殺子穎惠王反正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皇子獨對委蛇

齊桓公興兵伐楚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廟百里銅牛拜相

獲陳寶穆公證夢

獻公臨終囑荀息

穆公一平晉亂

管夷吾病榻論相

穆姬登臺要大赦

介子推割股啖君

羣公子大鬧朝堂

里克兩弑孤主

晉惠公大誅羣臣

秦晉大戰龍門山

晉惠公怒殺慶鄭

晏娥兒踰牆殉節

七九

八三

八九

九五

一〇〇

一〇七

一二〇

一二七

一三四

一四一

一四六

一四六

一四六

一一一

一五

一七

一